

滚蛋吧！
肿瘤君

GET ANYWHERE YOU WANT

微 漫 画
果 实 电 影

作 品

爱的记录

爱的记录

微漫画

果实电影

作品

滚蛋吧！
肿瘤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滚蛋吧! 肿瘤君: 爱的记录 / 微漫画, 果实电影著.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82-0772-0

I. ①滚… II. ①微… ②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8300号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校对 周瑞红 责任印制 边心超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081)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址: <http://www.bitpress.com.cn>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字数: 20千字

定价: 16.00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人生很短，
爱却绵长……





part1

关于爱与被爱的那些事儿





熊顿

白百何

替熊顿难过的同时，我放掉了生活中很多负能量的东西。我觉得熊顿身上的正能量是要不断传递的，不光是传递给正在和病魔做斗争的人，还要传递给健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熊顿精神”。

Q：在看剧本之前，听说过熊顿这个人和她的事吗？

白：听说过。有一段时间，大家突然都特别关注她的事。我演了之后才知道是马伯庸最早关注她的。

Q：您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欲望来演熊顿这个角色？

白：剧本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非常完整，其故事性和发展都非常好。我看剧本的时候也在密切关注熊顿，知道了她的真实情况。看完剧本后，我坐在沙发上一哭。这么富有正能量、这么勇敢面对生活给自己带来的灾难的女孩子，最终却因为没有自主的选择权而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熊顿这么乐观、这么勇敢，会让人觉得纠结于生活中很多无聊的事情很没有意义、很惭愧。

Q：当时的哭是一个什么状态？

白：比较释然，就觉得在替熊顿难过的同时，我放掉了生活中很多负能量的东西。我觉得熊顿身上的正能量是要不断传递的，不光是传递给正在和病魔做斗争的人，还要传递给健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熊顿精神”。

Q：您看过熊顿生前的视频吗，包括采访？

白：节目、采访我都看了。你们跟拍她40多分钟的视频，我想看你们不给看，说她可能已经知道有机器在跟拍，所

以她的乐观和很多表演型人格会更加放大，你们担心我看完以后会完全跟着她这40多分钟去表演。后来没看也就没看了，一直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会用这种表现来面对你们，可能你们都不明白。

Q：您觉得她这个表演型人格是什么样的？

白：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有时自己会无端地进入一个状态，特别欢乐，然后表演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性格吧，乐观的人都会有这样一部分性格存在。

Q：在刚拿到剧本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剧本应该找白百何演。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形象肯定会找您演，不过我们担心您不会接，因为您刚演过类似的角色，但最后您还是接演了，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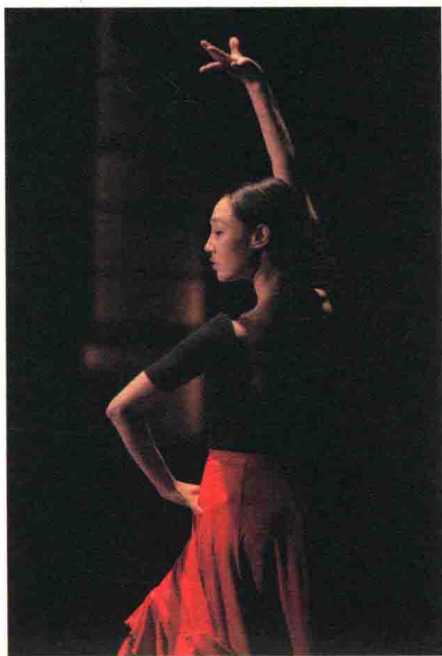
白：我觉得把关注点放在对人物设定上，例如生病啊、癌症啊，这种地方对演员来说确实有点欠。先说为什么接《滚蛋吧！肿瘤君》吧。我知道，《滚蛋吧！肿瘤君》和《分手合约》里我扮演的人物类似，但剧本确实是在同类型里写得非常优秀的。另外，她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一个女孩子，有很多人关注她。从表演角度来说，这个角色对我有一定的难度；从人物性格上来说，这样一个女孩子是我从来没见过

Q：如果熊顿不是真实存在的，是编剧创造出来的，您觉得会有差异吗？

白：对我自己来说，会有一些差异。

Q：假设在您拿到剧本的时候，熊顿还在，您还能见到她，会对她说什么？

白：我现在已经演过她了。其实最初读到她的故事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去看她，可能不会聊太多跟病有关的话题，也不会太小心翼翼地跟她相处。我们性格里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可能我们这一类人都不太希望别人把我们当成病人来看，我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是病人。当然，肯定难过，也会害怕和担心，但不会传递给朋友。如果是一个真正了解熊顿的人，到了她的病房一定不会问长问短、哭哭啼啼的，而是该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比如问问最近想吃什么、想干什么等。





Q：她有很多未展开的人生计划，你们性格很相似，你们会有一些共同喜欢的东西，如果出去玩一天，您会带她做什么？

白：因为她还没有过小孩，我上午可能会带她去儿童之家，我觉得这是熊顿喜欢的事情。儿童之家是我跟陈老师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身体先天有毛病的小孩，被家人遗弃，我知道熊顿也会去捐助一些孤儿院的孩子。在儿童之家让熊顿给小朋友们上一堂画画课，让她释放一下。下午的话找一项刺激点的极限运动，一起玩一玩。晚上如果可以不回病房的话就带她去酒吧听歌，当然我有这个先天条件，我会提前问她喜欢谁，我去拜托一下，晚上再带她去听。

Q：您也说过这个角色对您挺难的，难在哪里？

白：在现实生活中，熊顿有朋友、家人，他们是完全全了解她的，可是电影要表现的是“熊顿精神”，有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每个人看到的熊顿是不一样的，接触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要满足所有认识她的人，是不容易的。

Q：当时吴彦祖跟我说那段时间他很难过，您当时拍完这段戏，下来的时候会难过吗？

白：当然难过。感觉屋子以外的所有人跟自己不在一个频率、不在同一个世界，因为他们完全不懂你，所有人都在架机器、打光、聊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在现场躺在病床上，还是自己回到屋里的时候，我都觉得那种孤独可能和熊顿背着人的那一面是相同的。

Q：您也坚信她是有背着人的那一面的？

白：不是我坚信，是她一定有。

Q：我们之前跟导演聊剧本的时候也说起过，一个30岁的女孩面对这种事情，关起门来肯定有特别特别难过的时候。

白：对，其实在戏里面熊顿没有真正跟她身边长时间相处的好朋友说过什么或是进行特别的聊天和谈心，反而是夏梦来了以后她去关心夏梦，说一些很励志的话给夏梦听。我觉得

熊顿这种女孩就是这样的，她反而会跟陌生人说得更多。

Q：您怎么定义熊顿和梁医生之间的感情？请从您饰演熊顿的角度来讲。

白：我觉得他们之间是有爱情因素存在的，但这要讲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比爱情大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很理智、很客观的医生面对一个无比坚强乐观的病人为之动容的情感故事。熊顿一定是喜欢梁医生的，梁医生对熊顿的喜爱不是怜悯，而是发自内心的，是被这女孩的坚强和乐观所感动的。梁医生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吧，如果这段谈话是真实的，故事也是真实的，我觉得熊顿走了以后，梁医生的生活应该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Q：您的理解就是病人都会对医生有一种幻想吗？

白：其实医生非常不容易，他们的这种严肃认真、冷酷无情，其实都是被长时间的磨炼和训练导致的。我自己也演过医生，也跟医生聊过天，我演的医生也是刚到医院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个人情感，跟病人有情感交流。其实真正的医生是不可以的，医生必须比病人冷静和客观。

Q：您觉得医生和病人怎么相处才是一个最和谐的状态？

白：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看《滚蛋吧！肿瘤君》吧。熊



顿比较特别，她是一个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人，不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麻烦。当然，不是说就此以后病人不要给医生带来麻烦，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像熊顿一样乐观。人心情好的时候，身体状况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很多病都与心情不好有关。我演完以后有一个多月情绪不好。心情不好会导致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不运转，我也是这次才知道的。

Q：您怎么突然想去看她的微博了？

白：其实我一直在不停地翻她的微博，只是之前没有关注她。演得久了你就会跟人物生活在一起。当你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在自己的和她的世界中来回跳转。

Q：吴彦祖演的这个角色虽然出场时间并不多，但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后悔演这个角色，您和他都是专业演员，您怎么认为？

白：当初我看了剧本只知道这是一个女生的戏，能请到什么样的男演员我并不清楚。我不敢想是哪个很帅、很大咖的男演员愿意为了梁医生、为了熊顿来出演这部电影。非常感谢祖哥：一是感谢他看到熊顿的美好；二是感谢他愿意帮助熊顿和我们去完成这个美好里面需要的梁医生。说实话，以前我在看祖哥的戏的时候，由于他颜值太高，我会一直盯着他的脸而忽略他的戏，你让我具体说他哪部戏演得好，虽然我都看过，但就是说不出来。当我这次站到他对面演戏的时候，我对

他说：“您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一定要靠演技，是吧？”我觉得自己作为熊顿的扮演者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是特别真诚的，所有人的感受都是这样的。

Q：您想跟熊顿的爸爸妈妈说点什么？

白：我给熊爸熊妈写过一封信，所有要说的都说了，回头想说的时候再说吧，我觉得特别难过。

Q：您跟刘莉莉老师比较熟，要是换另外一个演员来演熊妈妈的话，您会不会觉得很难进入状态？

白：这个没有想过。我是在有了小孩以后才拍了更多的戏的。我2009年第一次拍戏，是莉莉姐出演我的妈妈，确实是除了《滚蛋吧！肿瘤君》以外我跟“妈妈”交流比较多的戏。莉莉姐对我特别特别好，她知道我很久没拍戏了，没有太多的经验，因此每次我们要演一些情绪戏的时候，她都特别照顾我。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次我们拍一段戏：我在学校，她来找我，然后我生气了，甩下她我一个人走了。我们站在相距很远很远的地方，导演还没喊开始，她就远远地冲我跑过来了，跑过来后站在我面前看了我好久，然后拍了拍我她就走了。当时我特别难过，所以在戏里面我最想叫妈妈的肯定是莉莉姐。我们两个人要演情绪戏的话，在现场最好谁也别看见谁，因为我俩对上眼睛以后就有可能完全失控。

Q：您觉得哪场戏最难？

白：对我来说整部戏没有难易程度之分。

Q：那您觉得有什么差别呢？

白：其实演跟母亲在一起的那场戏我更加放纵自己的情绪。人在感受到要走、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尤其是要留下他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时候，很难再克制自己的情绪，除了对不起还能再说什么呢？没有什么更多能做的，无能为力，所以会哭得比较失控。那天的戏我后面就比较失控，莉莉姐抱着我，导演喊完停机以后，我还哭了好久，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状况。跟梁医生可能会更加克制一些。

Q：角色还是有搞笑成分在里面的，您一直在试图搞笑。

白：对，试图搞笑有点难看。可能人到将死的时候会有一些预感，会觉得是最后一次谈话了。其实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尤其在喜欢的男孩子面前，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尽力保持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会稍微克制一点。这可能对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一个部分。

Q：跟妈妈那场戏有一句台词，差不多也是熊顿最后一句话吧，刚开始被拿掉了，后来又加上了，也是熊顿真实的话，您还记得吗？